

孫中山和宋慶齡

電影

電視劇本專輯

中國廣播出版社

孙中山和宋庆龄

——电影、电视剧本专辑

本社编

*
中国历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北京市房山橡胶塑料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3印张

283千字 1986年8月 北京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1—1500册

统一书号: 7271·161 定价: 2.45元

编者的话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二日是中国民主革命伟人孙中山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我社为纪念这位伟人和宋庆龄同志，特出版宋庆龄同志生前审阅过的电影文学剧本《孙中山和宋庆龄》。作者沈默君同志是我国著名剧作家，他的《渡江侦察记》、《海魂》、《南征北战》、《革命自有后来人》等作品饮誉国内外影坛，被称为电影结构大师。《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问世，也能使读者从中领略艺术的享受。

同时收入本专辑的还有《林巧稚大夫》、《将军行》、《敦煌守护神》、《刀客传奇》等四个电影、电视剧本。

总之，收入本专辑的五部电影、电视文学剧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勾画了孙中山、宋庆龄、叶挺、林巧稚等革命前辈和优秀人物形象，使读者读后深深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全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但由于经验不足，难免有不妥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赐教。

编者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录

孙中山和宋庆龄	沈默君	1
林巧稚大夫	晏 唐	69
将军行	叶小涛 朱昭宾	185
敦煌守护神	阎 正	278
刀客传奇	王吉呈 屈启法	332

孙中山和宋庆龄

沈 默 君

金黄的麦地，突然炮弹爆炸，浓烟冲天，北方军阀的骑兵迎向镜头冲来，铁蹄凌空。

村庄在燃烧，白发老人倒在乱兵的刺刀下。

叠印：张作霖笑容可掬地在大帅府门口和日本领事握手。

南方军阀的步兵冲进小镇，文庙“大成至圣先师”金匾在烈火中坠地。

豪情盛慨的吴佩孚在华灯下和英国领事碰杯酣饮。

火光中，钟鼓楼的窗口扔下一个呱呱婴儿；石拱桥上，乱兵将裸体女尸抛入河中。

江水滔滔，全是父母姊妹眼泪的汹涌……

字幕（旁白）：窃国大盗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失去了一个共同走狗，他们为了争夺中国，各自扶植军阀年年混战，岁岁厮杀。苦难的祖国在帝国主义宰割下行将灭亡。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经过痛苦摸索，总结了十三年来民主革命失败的教训，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鼓舞下，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

神，指挥他亲手培植起的粤军统一广东，并决心以广东为基地，兴师北伐，完成国民革命。

广州珠江天字码头，军民鹄立，枪兵列阵，手旗如林，三番军号乐声中，孙中山偕宋庆龄步下舷梯，举帽答礼。

推出片名。

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孙中山和宋庆龄在廖仲凯、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陈炯明、邓铿、许崇智等文武官员簇拥下出现在省署大厅的讲台上。

孙中山慷慨激昂地：“……现在我们中国象暴风雨中的破船，腐败的官僚，无耻的政客，野心的军阀，他们捣乱、卖国，把中华民族的权利不晓得送掉多少，必须统统打倒！”掌声雷动。孙中山又说：“大家都知道，俄国革命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在国内造成一种良好风气，而这种风气现在已传播到欧洲，欧洲各国都抵抗不了它，这个潮流谁也抵抗不了！”

（叠印演职员表）

在孙中山激扬的语言中，廖仲凯脸上充满了信心，以目光向邓铿表示赞许。

邓铿点首微笑。

蒋介石意夺神驰，以军人特有的锐利目光，注视着领袖，仿佛只有他才能领会领袖语言的真谛。

汪精卫奉若神明地在本上记着。

胡汉民近乎陶醉地频频点首。

孙中山：“现在所谓的北方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卖国政府！不论是北方的或南方的大小军阀，统统是一丘之貉！统统是中华民族的败类！”

陈炯明戴手套的手指轻扣佩刀柄。

孙中山激情满怀，字字珠玑：“国民革命虽然一挫再挫，但是世界潮流如黄河长江，尽管曲折迂回，终归要势不可挡地奔向东方！”

大厅窗外射进来的太阳，给这位历史的巨人披上了金光。

学生在校院集会要求成立政府。

绅商界茶园聚会拥护成立政府。

（演职员表完）

一、树 旗

省公署宴会大厅内，宴会已近尾声。

孙中山被一群外国记者包围着。他态度和蔼，语言犀利：“希望各位转告你们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宁可断头，也决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国民革命非进行到底不可！”

宋庆龄口气温和，态度庄严，用英语翻译着。

另一客室，廖仲凯正从秘书手中接过电文。汪精卫、胡汉民、邓铿、蒋介石围过来。

廖仲凯：“美国支部，马来西亚支部，还有东印度、越南支部都来电要求我们组织正式政府。真是得道多助！我看成立中华民国合法新政府是势在必行！”

胡汉民：“民意难违啊！”

汪精卫：“辛亥革命后，总理让权给袁世凯是棋错一着，教训太大了，这次定要当仁不让！”

邓铿：“北方军阀混战，革命要趁热打铁，我赞成组织政府，立即北伐！”

蒋介石：“是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众人议论纷纷，唯有陈炯明在沙发上剔牙。

蒋介石：“竟存兄，你是粤军总司令，又是广东省长，意下如何？”

陈炯明斟字酌句：“我么？不赞成。”

宋庆龄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廖仲凯：“什么道理呢？”

戎装的孙中山走进来，边脱帽边回答：“道理很简单，因为革命一败再败，使得他挫了锐气。”

廖仲凯：“去年您派我和朱执信到漳州要他回师广东，他迟迟不决，直到人家兵临城下，他才动作。”

胡汉民：“他魄力是有点越来越小了。”

邓铿：“这次攻克广州势如破竹，陆荣廷败退广西，士气低落，正是一鼓作气的好战机，在战机面前不能优柔寡断。我代表第一师官兵向陈总司令请战去！”

孙中山：“不。还是让介石先跟他谈谈吧。”

蒋介石：“我？我跟他有点话不投机。”看了看宋庆龄，“陈炯明对夫人素来崇敬……”

宋庆龄一笑：“你的意思是要我护驾前往？”

廖仲凯半开玩笑地：“介石兄真会拉虎皮作大旗呢。”

孙中山对宋庆龄：“好，你代表我去。”

陈炯明公馆书斋里。

陈炯明一副推心置腹的衷情：“尊敬的夫人，说远了！君子不忘其本，粤军是总理一手缔造的，是总理想方设法从粤督手中要的二十个营起家的。没有他老人家栽培，哪有我陈炯明的今天……我能反对成立政府，反对北伐吗？”

宋庆龄：“那总司令所虑的是……”

陈炯明：“革命仅据广东弹丸之地，成立政府，恐怕为时过早，这是其一。其二，张作霖、吴佩孚拥兵四十万，我们统共才区区五十个营兵力……”

蒋介石：“赌场上的孤注一掷，有时候也适应于军事上的进取。”

陈炯明：“老兄，我就这点老本，万一输光了，何颜见广东父老？”

宋庆龄：“总理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推翻满清搞了九次武装起义，九次失败，他再干第十次！”

蒋介石：“总理的决心既下，决难更改，况国会非常会议又行将召开。”

陈炯明看了看宋庆龄柔里带刚的脸色，期期艾艾地：“对总理，炯明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巨大的横幅：“国会非常会议”

报纸头条：“国会通过中华民国组织法，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军乐声中，国会议长庄重地把总统大印授予孙中山。

鞭炮和锣鼓声中，狮子舞绣球，群众挂灯大游行。

二、兴 师

白天，珠江水面上。

八个水兵划着舢舨行驶在沙面江中。孙中山和宋庆龄坐在其间。马相站在船头，其他卫士拱卫在船尾。

沙面领事馆洋楼尖屋顶上飘着英、法、美、日等国国旗。码头站着外国枪兵，停泊着英国军舰。

孙中山义愤地：“中国的大好河山飘扬着帝国主义国旗，这真是国家的羞耻！”

宋庆龄：“正因为如此，革命才能一呼百应！”

孙中山：“我只要一息尚存，一定要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洗清国耻！”

一阵凄厉的哭泣声，从舢舨近处传来，那哭声悲悲怆怆，是无依无助者绝望的呼号。

破渔船舱里一个蓬头的妇人在号啕。她身边躺着一个十三、四岁重病的女孩，她目光散乱，鼻息微微。

船身左右晃动一下，孙中山、宋庆龄关切地钻进舱来。

孙中山：“大嫂，为何这样悲伤？”

妇人指着病孩：“老天不睁眼啊！我女儿病了，没钱请医生，眼看就活不成了！我守寡多年就这么一个命根子！呜呜……她死我也活不成哪！……”

宋庆龄素来心地慈爱：“大嫂，莫哭……”自己倒泪眼凄迷。

孙中山急按病孩额头，旋即又抚其脉搏：“大嫂，你孩子病虽重，但脉性和呼吸还有力，有救，不会死的。”

妇人止住哭泣，绝望的眼睛里燃起希望的光芒。她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仿佛是从天降落的神仙般的人。

孙中山掏出名片，命令马相：“拿我的名片，快送医院！”

黄埔码头。大小各军舰皆挂满旗。岸上，海陆两军队伍肃然列阵。一声口令，枪刺如林。

孙中山在邓铿、蒋介石、许崇智等陆海军将领簇拥下，举手齐额，昂首阔步检阅部队。

孙中山：“陈总司令来了没有？”

邓铿：“报告总统，他告假。”

孙中山：“为什么？”

邓铿：“蹊马不慎，歪了脚脖子。”

蒋介石：“三军指日拔营，总司令何以这时候马失前蹄？”

孙中山：“对同志不要胡乱猜疑，替我去慰问一下。”

蒋介石：“是。”

珠江之夜。

岸边，华灯辉煌，水面彩舟穿梭。江心一艘华丽的游艇，船檐下吊着纱灯，灯下伫立荷枪兵士。

彩艇二楼上，华灯下。

粤军将领叶举、熊略、洪兆麟、陈炯光等正在吃花酒。艇仔来往如蝶。一丽娘扣板而歌：

“将军啊，将军！妾是风里落花任飘泊，你是日出东方，莫被乌云遮住……”

叶举：“总司令棋输一着啊！”

熊略：“胳膊拧不过大腿呀！”

洪兆麟：“不操那份闲心！我们为军人的，第一服从命令，第二放枪，第三……”他身边侍立的妖艳艇仔正剥好一只荔枝，一下填进他嘴里。他趁势将她搂在大腿上，引起大家一阵哄笑。

正在兴头上，一副官匆匆上楼：“报告，陈总司令到！”

歌声、弦声、笑声嘎然而止。

熊略霍地站起：“快拢岸！”大手朝艇仔、歌妓一挥，“后舱回避！”又指桌上：“撤！”

众人忙作一团。

岸边码头。枪刺列阵，如临大敌。“立正”口令此起彼落。

延伸至街上的人墙；长枪行举刺礼；近艇的卫兵驳壳枪上把行肩枪礼。

陈炯明戎装佩刀，皮靴马刺，身不彪悍，却气宇威武。他昂首阔步，左手扶刀，举手齐肩权作答礼。

叶举、熊略、洪兆麟及随行官佐皆尾随其后，鱼贯登艇。

熊略：“总司令脚下当心！”

陈炯明马靴踏上游艇楼梯，按刀举目望匾。

匾上：“珠江一叶”

陈炯明停步在二楼梯口，马靴八字叉开。透过八字马靴，只见楼下鹄立的官佐是那样低下卑微。

陈炯明：“唔，倒也雅静！只是，过于华丽了。孙总统可是主张廉洁奉公的，唔。”

熊略唯唯地接过陈炯明的军帽、手套。

叶举：“我们几个偶尔在此议论一点军事。”

陈炯明：“曹操据中原尚有置二乔于铜雀台之豪兴。诸位汗马疆场，凯旋广东，偶尔逢场作戏，倒也无伤大雅。只是华服惹人指哪！须加注意。”

熊略：“总司令说的极是！我们理当注意，理当注意！”

陈炯明信步栏边：“明月真是珠江美！”

洪兆麟：“美赛湘江桔子洲！”

陈炯明：“洪师长久战广东，想必思乡了吧！唔？”和颜悦色，然句句冰凉。

洪兆麟：“不不！广东庶可敌国，标下已经乐不思湘了！”强作笑容。

陈炯明：“这次攻克广州，你师屡战屡捷，堪为表率！总司令部已传令嘉奖。”忽然手指洪兆麟肩头破处，借题作

文，“洪师长，你军衣怎么如此褴褛？”

洪兆麟：“标下因为千里追敌，辎重行李全失了，所以衣冠不整，请总司令原谅！”

陈炯明命令身边财政厅长钟秀南：“着加发洪师长所部一个月的恩饷。”

钟秀南：“是！”

洪兆麟：“谢谢总司令！”

陈炯明：“精神可嘉，可贵！孙总统北伐雄师的军人都能如洪师长这样，革命大业定可早日实现！”

叶举：“总司令，你同意北伐了？”

陈炯明默然微笑，有意将大量的内心活动隐蔽下来。

叶举怒形于色：“广东天下是我们拼死打下来的，没吃饱三顿饭，又要去奔命？”

熊略摇头叹息：“这才是花了灯油钱，站在黑地里！”

陈炯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嘛！”

熊略：“听说国会还通过了北伐议案？”

叶举：“大总统把军事看得也太容易了！”

陈炯明一副忧国忧民的神情：“是啊，财穷兵微，贸然北伐，胜负确实难以预卜啊！……”

叶举：“他要北伐，让他单刀赴会好了！我们广东人把广东先治好，岂不也是革命？”

熊略：“是啊，被窝刚暖热，有福要会享！”

陈炯明喟然一叹：“民国三年，胡汉民一再要我出兵反袁世凯，实在害了我！如果那时不反袁，广东由我干到现在，什么都干好了！”

洪兆麟端坐一旁，察言观色，神色无动。

陈炯明锋芒直指：“洪师长以为呢？”

洪兆麟：“标下只知战场厮杀，对政治很少讨论，一切唯总司令之命是从！”

一戎装妙龄女官，倜傥飘逸，自楼下上。将一文件呈示陈炯明——她是总司令的机要秘书。

陈炯明双眉微蹙，旋即又处之泰然：“洪师长，你的士兵在街上赌博和邓铿参谋长派出的军法队打起来了，请回营查处一下。”

洪兆麟霍地立正敬礼：“是！”匆匆下楼而去。

陈炯明若有所思，半自语地：“洪师长这个人深浅不测。”回首朝机要秘书一示眼色，手指轻叩茶几。

机要秘书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二叔。”默然点头而去。

寂静的马路上，洪兆麟正向远处停放的马车走去。

“师座，请留步！”清脆的女音一声轻唤。

洪兆麟停步回首，只见机要秘书笑靥迎人地站在他面前：“小姐，您？”

机要秘书：“哟！革命军里焉有公子小姐的？我是总司令的机要秘书。”

洪兆麟久惯风月，面对娇娘，不觉神荡，“失敬！但愿能为您效劳！”

机要秘书脸上笑容渐敛，从皮包里掏出一厚装信封：“总司令见洪师长手中拮据，特意命我送五万元给您添置新装。菲薄小意，请师座笑纳！”

“总司令知遇之恩，洪某将以死相报！”洪兆麟被机要秘书成熟的体态所诱惑，不由伸过手去。

机要秘书举手行了个军礼，莞尔一笑。

花艇上，陈炯光和叶举私语：“那件事拜托老兄……”

叶举：“你是总司令的堂兄，有话直说无妨。”

陈炯明：“什么事？”

叶举：“邓参谋长正在给大总统配备警卫团，炯光兄想讨这个团长的差事，也好发展发展。”

陈炯明：“你以为那是肥缺吗？总统府可是个清水衙门哪！”

陈炯光：“可也是要害部门呀。团长让我干，岂不等于总司令又多了只耳朵。”

陈炯明正中下怀，但表现出来的却是义正词严：“胡言乱语！大总统是革命之父，我们子辈能有这种想法吗？先打消这种邪念，然后方可考虑。官佐配备是邓参谋长……”

楼下一声吆喝：“邓参谋长到！”

熊略：“嘿，说到曹操，曹操就到。”

邓铿匆匆上楼来。

陈炯明礼贤下士的神情迎上去。

邓铿：“总司令，我找了一圈，原来在这儿。”

陈炯明：“我也是忙中偷闲来江边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昨晚上蒋介石跟我叙到半夜，他是个激进军人，言必提苏俄十月革命，其实，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我从陈独秀那里知道的比他多。噢，你有事吗？”

邓铿从口袋中掏出一文件：“总统府警卫团官佐配备名单，请总司令审核。”

陈炯明：“请念吧。”

邓铿：“着调张发奎为第一营营长，叶挺为第二营营长，薛岳为第三营营长……”

陈炯明：“唔，团长着调谁？”

叶举：“我推荐陈炯光，他最合适。总司令意下如何？”

陈炯明：“唔，这——这，官佐调动本是参谋长职内之事，怎么好问我？邓参谋长，你看呢？”

邓铿：“拱卫总统府非同一般，拟着调一师参谋长陈可钰担任团长。孙夫人和廖部长都赞成。请总司令定夺。”

陈炯明勉强地说：“孙夫人很多地方是我的启蒙老师，廖部长处处犹如长兄，既然他们赞成，我，唔，那好吧。”

邓铿：“那我按总司令的面谕下令了。我走了。”敬礼而下。

叶举：“邓参谋长也未免太死心眼了！”

陈炯明：“唔。这人办事认真，无可非议。只是，唔，只是对总统的三民主义过于崇拜了。当然，信仰是人所必须的。不过，信仰到了迷信的程度，那就未免……”

叶举接过话：“危险！”

三、向 往

医院病房里。

灿烂的阳光下，病女孩半依在病床上，正在一口一口有滋有味地喝宋庆龄一匙一匙喂她的牛奶。她喝着，晶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瞅着宋庆龄，那是真挚、纯洁、童贞的感激目光；秀丽的脸上绽开朝露般的微笑。

女孩的母亲——那妇人站在一旁，感激得无语表达，只是饱噙热泪向医生和宋庆龄作揖：“多谢大夫！多谢大夫！……”

医生：“你知道是谁送你女儿来这里医治的吗？”

妇人：“是位大夫吧？”

医生：“不。是大总统！”

女孩天真好奇地：“大总统是啥呀？”

医生：“大总统么，就是——就是大总统。”

妇人“扑通”一下跪在地，又作揖，又磕头：“菩萨保佑大总统多福多寿！”

医生拉她起来：“现在民国，不作兴这样。”

宋庆龄问女孩：“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我叫……你猜猜看？猜不着吧！我叫阿珍，珍珠的珍。嘻嘻！”

宋庆龄从心里喜欢这天真无瑕的女孩，情不自禁地吻了一下女孩的前额：“真可爱！”

医生：“这位就是总统夫人。”

阿珍妈：“哎呀！原来是总统娘娘！……”又要下跪，被宋庆龄一把拉住。

越秀楼楼下客室内。阿珍妈领着病态的阿珍，双手接过马相送来的茶。

孙中山和宋庆龄自楼上下来。

阿珍妈慌忙放下茶盏，牵着阿珍迎上来，“扑通”跪下：

“大总统！”又急拽阿珍跪下。

孙中山和宋庆龄猝不及防，赶紧将母女二人拉起。

孙中山：“大嫂，莫这样，莫这样！请坐，请坐！”

阿珍妈：“站着说话一样，一样。大总统是天上星宿下凡尘！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我也没有别的报答您老人家，今天特地把女儿送来，服侍服侍大总统和总统娘娘，请大总统开恩收下她。”

孙中山：“大嫂，这使不得！”